

沈

氏

日

旦

日旦自序

夫學乘時者也古人縮寸陰爲分陰惜時之念也予縮月旦爲日旦亦猶是意耳然汝南用是臧否人物存一時之清議而今

已失傳矣。予據所聞，據所見，以
銷磨晨昏，令後學有所考鏡。猶
賢博奕之罔裨耳。人少苦帖括，
壯苦簿書，老苦婚嫁，無一日得
權，無一日得暇，而一日一日之

頃倏先朝露則精神風雅盡矣
吾以無盡者藏之紀載一開卷
而我之精神風雅宛然如故比
諸捨宅而寺寄子以延者不更
達且永乎乃耳食者以博之一

字加予何達巷曾玄之多也予
書猶塑家之開光明醫家之打
痞塊用世者所必究心也若祇
欲取科目登卿相而不願爲名
臣卽如倒漑見孝標論而擲諸

地亦得蓋富貴與功名截然岐
途詩文者富貴之仇敵功名之
菁華也。總之詩文亦自不同窠
臼語性靈語星淵隔矣士負詩
文虛譽而入用碌碌其非性靈

語可知制稅殉帖拈詞壇殉窠
省前後原非兩人予不敢妄自
謂是而以日旦諸書與天下後
世相揚確尚友者當索我于詩
文外乎
武林沈長卿識

沈氏日旦

吳越逸民沈長卿幼宰甫著

崇禎元年春

飲食之暇日有所記旦有所鈔題爲日旦借書
史以觸性靈恐晝夜六時行屍走肉植有生餓
鬼之因非獲已耳

藏書名山乃漢人語也鑒秦燼故云爾萬世而
下悟亡秦者咎不在書必無徬而焚之者亦必

無挾書之厲禁藏之奚爲縱兵火不虞然窮陬僻邑豈盡受攻圍之困哉所謂藏山者夫亦著書之人憤世而爲此激談耳夷考于史自漢以後不聞某年月日某陵阜掘得某書係某人所撰者祇有汲冢周書又不從山中開出故子謂藏山虛語非實事就覆甕僉父言也卽石室委宛二酉相傳爲先聖藏書之所安知古人不神其事以驚愚乎

五七言律其來舊矣而乃曰近體後人歌詠愈趨愈降而乃曰古詩甚矣世之卑今而尊古也其竟不古若也以此

詩莫難于七言律詩文莫難于一句八股格此法一通則頭頭是道得心應手靡不如意然詩學必須從舉業中透出兩者不相涉而相因昭代才人以時文擅譽者末路不究心于詩深可惜也

劉青田王文成詩名以事功而掩然王公道學詩最惹厭特以此欺當世愚宸濠非本色也宸濠亦能詩者宸濠敗而其黨痛恨流言播于傳奇雜劇王亦巧矣哉始信文成功業原相表裏有桃李之華卽有桃李之實牡丹無果則已倘結果必非蒺藜也時文薄伎亦可覘是人他日

作用

作詩用故事不用裨官野史所載猶曰未核耳

至謂不當用唐以後事實則大可笑此博物家
珍秦漢舊物意也著作之林豈容抱此陋見泰
山不如林放是仲尼且用目前事也必泥此說
則詩乃獨屬于唐唐以後之事尚不當入詩而
唐以後之人顧敢于作詩大曆十才子有靈當
置拔舌地獄

後之作樂府者摹古詩十九首口氣殊不肖卽
酷肖彌覺厭憎胡寬之管新豐優孟之學叔敖

無絲毫不似然有絲毫似者乎此妖狐伎倆以之作戲則可而血性男子嘔心疲神爲之則宋人楮葉之喻也

代有淳澆運有含發而詩文因之楊用修推本某人某句從某朝某篇化出其言已陋胡元瑞較量低昂如衡秤之不爽尤可笑也後輩母爲所惑

古聖人以功著者禹以德重者泰伯而吳越寔

漸被之。蓋其初雖夷，而末流則不啻華矣。迺考諸詩，二國風不見采，何耶？越猶有絕，與楚辭相匹。炳炳如也。吳語吳歆，豈足道哉？嘗時有延陵季子在，三吳文采，應不讓越，而為經所擯，則一果有詩，置弗采乎？抑原無詩乎？今人口氣多峭硬，徑直與詩漸遠，惟吳越差近之。

古人以作賦屬大夫，以能七言詩責二千石，非為郎邀五斗者可概廢詩也。文之精者曰詩，才

之異者輒露于詩位不稱才其設施可想以故
陳疇之彥吐麥秀之歌姬公康公垂東山卷阿
之咏也詩自春秋未作而已亡矣民間之諷誦
如故而云亡者公卿無諷誦則其脉若斬至漢
魏六朝而稍振鴻鵠秋風等詞辟猶不廢而謂
臣能已乎試以子夜挑葉青溪小姑諸什按之
近代男子曾不堪當中帼之辱而僅以鬚眉弁
履自子雄也讀婦人詩篇反詫爲尤物竟不知

二南十五風半是也雖然詩脉以不作而延詩
統以妄作而亂今之詩無所不有有採折詩視
肉以之肥有掬摸詩野狐以之竊有箕仙詩方
士以之局有籤經詩廟祝以之闕有飯碗詩墨
客以之飽有落場詩伶人以之下有青樓詩統
褲以之迷有鬻爵詩貲郎以之銜有刀筆詩胥
史以之舞有施食詩獰口以之度有道學詩迂
險以之混有軸冊詩情面以之塞有乾記詩地

沈氏日旦

卷一

五 初集

師以之黷有恢諧詩滑稽以之譏有賽神詩巫
覲以之鼓有薤露詩執紼以之哀誦詩者能區
別此而後詩可作作詩者能不染此而詩脉始
真詩統可正也

予生平無快意之景嫌其欠缺故也必紫陽之
石靈鷲之峯雲居之松

中峯祖師所植約千餘
株如此如蓋今爲惡僧

我盡
矣

玉泉之水聚爲一區斯暢耳

予鄉龍井有神運石有辟塵爐幼時所熟觀者

久不履其地而二物幾泯神運者人運而擯之
垣外。辟塵者蒙塵而昇之殿中。可嘆也。此載志
書中可考他日賢士大夫有宦此者意欲表章
我輩當以誠告母左袒闡黎而虛其明問也。
西溪永興寺有綠萼梅二株大而茂冠紳公餘
之暇多出遊覽老僧暗肆戕賊而竟無恙反先
梅而斃乃知樹之榮枯壽夭亦自有命也夫一
切宰官能賞花者皆屬韻士與皂不仰體其意

而侵擾貧禿固可恨貧禿畏侵擾而敢于削跡以杜絕遊路尤可恨也予有說于此遊者禁騶從不如減騶從。減騶從。又不如犒騶從。此卽以看花作佛事也。

萬曆壬午以後三十餘年西湖光景全賴中貴孫東瀛公粧點花時每有厲禁特無賴惡少僞托章縫面貌與之角口遂將天下極不趣之事概歸斯文殊可異也孫去而湖光如故亭卉黠

然無色子每至堤舟不勝今昔之感恐世遠而其賢蔑有知者特紀之

袁小修中道爲其兄石公宏道作文集序辨真指贗狂言等書皆僞托也者予久疑其陋見序不覺躍然龍湖老子假批評不知被書肆射幾許利矣天下慧眼少。肉眼多。真文陽浮慕。而僞文實實快心。臭味妙合。故易售也。蘇長公全集其間頗有僞文觀者至此必大駭吾言然此非

沈氏日曰

卷一

七 初集

予言。卽蘇長公之言也。人自不曾看到。

六經語孟不專爲經世而設。綱目通鑑乃經世之良方也。猶如醫家湯散丸種種畢備用之對症沉痾立起。且保身遠害亦不外此。近時進賢冠下以不閱綱鑑斃者多矣。八股時文但可借以出身不可經世不可保身專恃此則地方危自己軀命亦危。二十一史浩煩且價喬貧儒廉吏力不能驚予欲區別門類約選成帙標題廿

一史經世要編。然老不逮矣。以俟後之君子可也。
果能成書否。左編

俗傳唐竇氏五子登科非也。但四子在科目耳。獨竇羣起家處士而官最顯。幾至宰輔。唐用人不拘資格如是。

子自慚腹空而耳食者謬稱曰博猶兒童看畫。但看青黃朱綠等色全不看用筆也。

梁武苦郗氏之妬。憤恚成疹。左右引山海經以

鶴鷓爲膳可瘳妬疾帝試之郝妬減半由此推
之東山之詩鶴鷓于飛豈浪詠乎

元處士倪雲林壽七十四以脾疾令終蓋洪武
甲寅仲冬十一日子時也王賓周南老二公所
撰誌銘朗朗分明後人訛傳其凶死者非祇因
彼生平畏見俗士避去若浼故騰謗耳倪有好
絮之癖然生有二子孟民孟羽則世所云好絮
者乏嗣又未必然

夫人但期于適體不必以爪搔癢而後爲適。曾
拳椎肩掌拍背。凡痛快處皆適也。如賈太傅但
見前席之親。則長沙爲不堪矣。李供奉但見捧
硯之榮。則夜郎爲無聊矣。蠅蚋能炎而不能涼。
遇寒冬輒凍死。人豈其然。

王坦之作廢莊論。假令新亭之役。南華真人處
此。亦倒持手板否。

楚詞隴廉化雉。皆醜婦也。後世談者不曰嫫媧。

則曰無鹽其名獨著予欲以楚詞所載代之爲
彼分醜。

陽貨家臣非大夫也。瞰亡饋豚未必大夫自居
瞰亡往拜則儼然以大夫禮待之矣。子謂貨瞰
或出有心子瞰未必有意貨之品較佛僧公山
何如哉彼尚可往此必拘拘程量于禮際間乎
跡涉謬巧記者遂作此解附會其作用之妙而
孟氏因之耳莊紀孔見躐說者誣之魯論紀子

見南子豈誕乎則徃拜值亡特偶奏之事與遇
塗皆無心湊泊不必深求也不然遇塗一事屬
貨之謫乎抑屬孔之坦乎若過于推轡翻似權
臣從者宣聖門人交通密訂而爲是舉矣夫豈
其然遇諸塗口號附記一笑過門不入否難知
意外機緣邂逅時闕里瞳中兩陽虎中都道上
二宣尼。行行漸近如臨鏡脉脉相看似俯池此
際巨人應束手翻從車服剖丰儀

陽明先生標出良知二字爲宗旣謂之良則不
但人有物亦有其說博而寡要予欲以耻一字
約之不但異類絕無而同類之存焉者寡矣後
世樹講旗者從有耻而上極之從無耻而下究
之各各許多階級有耻對無耻善知識對惡知
識單曰良知遺了無良亦缺而不完也良知孟
所勸耻孔所標孟不若孔良知何如耻哉
世但知有佞佛不知有佞儒佞儒者口誠正胸

斗筲也以真儒關僞佛。卽大雄之功臣。以僞儒
關真佛。卽闕里之罪人矣。儒佛兩僞盜也。非道
也。弭盜之策安施。

纔入玄門卽思燒丹。纔入禪門卽思募化。猶後
念也。有始願元因丹募二事而入此二門者。猶
儒門元爲干祿而學。非學後迺干祿也。利之一
念與生俱生。旣死而冥錢焚不置也。雖三教聖
人蔑如何矣。必也天雨粟乎。瓦礫變黃金乎。一

沈氏日旦

卷一

十一 初集

榜盡賜及第乎。家各萬石乎。而唐節度使以不
得留後擁兵叛也。人欲有厭乎哉。

漢高帝無刻不防蕭何。蓋何錢穀在手。圖籍在
胸。又民心歸焉。耳羽未亡時。有亞父而不能
用。何有于良。又有于棄楚歸漢之信。故帝疑盡
鍾于何。鮑生召平。相繼醒何。而何不甚悟也。容
說何多買田宅以自汙。此法王剪已行。效之頗
非完策。爲何計。惟有避位謝政。可幸苟全耳。及

自旣去信旣死何猶戀戀于丞相之榮直至下
廷尉械繫辱而後已竟不知爲民請苑一事最
傷帝心甚矣何之愚也而帝區處何亦稍拙當
百姓遮道訴何彊買民田宅時卽怒而逮何則
民心翕然移其德何者以德帝矣而反笑慰之
甚矣帝之淺也子故曰效剪非完策也

王莽篡位十八年矣不但人心服從卽天命亦
屬焉五代時如此短祚者頗多假令繼新者非

劉氏子孫則萬世而下安得不以正統歸莽巧
遇光武中興重整天澤分誼莽遂無所逃罪史
臣執筆遂書莽大夫楊雄卒耳嗟乎天而曠漢
曹操誅劉備繼史臣肯不書操大夫苟或卒乎
使雄而果如莽也爵不止大夫矣說者解之謂
劇新美新另有一楊雄在姓名偶同因而訛誤
以予按之總是子雲文章不超可以訛誤若賦
才如賈誼豈凡筆所能混哉

豪傑樂爲人用庸愚誓不爲人用奸雄佯爲人用豪傑能用人庸愚必自用奸雄亦能用人亦或自用斯數者成敗之大端也

錦城花縣乃古人無聊之極苦中作樂處也然必先有錦心後有錦城先有花情後有花縣斷非俗吏所能效也亦不敢效恐議者云以官爲戲註下下考則浮躁二字謹具去矣

人情貴虛而賤實以故諛蘭爲國香諛牡丹爲

花王至示榛栗梨棗諸果以阜吾財者反詆之
曰木奴天下事概可推已

讀書不能盡解其故多端有節畧全文不知文
之端委而疑者有削剗詭謬踈于校讐而疑者
有詩文題旨開載不詳未知篇中所指何事而
疑者不盡由腹內之空踈也學者闕疑以俟其
會通不可強作解以自誤併誤人也

按家語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上官氏一歲而

生伯魚按史記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計鯉死之年屈指仲尼歲次已六十九矣及考仲尼弟子列傳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又不詳死之年家語則以爲三十二而死計回死之年屈指仲尼歲次僅六十二焉則夫顏路請車之時鯉尚未死胡云鯉也死有棺而無槨耶說者以爲假設之辭是耶非耶

史遷傳澹臺子羽畧其斬蛟投壁之勇傳公冶

長狴其通鳥語之智是天下最不好奇者也說者曰太史公好奇何所指

慈易而孝難故伏雌之恤其雛母狗之衛其子何殊于人竟不得與鳥反哺羔跪乳並稱者此也

世間元氣只有此數此壽則彼夭故凡當憾仙仙不當鄙夷凡人家間氣只有此數此清則彼濁故愚不肖當怨賢智賢智不當厭薄愚不肖

也。

誠然則訓豕不宜作厥薄也

雞猪性情無一不似人、犬凌小、舊欺新、無端鬪
攫、食多則狼籍、蹂踐惟雞得食則呼、與猪稍異
然、雄顧其雌、淫也、非讓也、母恤其雛、長則擯之
慈耶、妬耶、試靜察焉、輪迴之際、可爲惶悚

婚姻旣成、冰人怨結、蓋始時浪語、不過僥倖媒
合、兩家私自喜、以爲彼被、我誑也、旣而各各相
當、不慚已之愚、不悔已之拙、反恨媒妁之誑我

也此世態也。以予論之。富可假。貴不可假。百金者號稱千金。萬金者號稱十萬金。誰核其實哉。惟胥史必不能冒科目。郎署必不能冒卿貳。則一定之衡也。爲男女擇配者能安貧。自不受誑。然安貧者鮮矣。

韓昌黎送張童子序不載姓名。後亦泯無聞焉。說者疑其天折。予謂不然。或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或晚節末路。貽玷清議。皆不可知。必始序中。

原載姓名後削之耳

蚕之有繭特丸泥封谷之見耳其知識雖善然非有意于利人而人獲之爲絲則惡知識反在人矣。蛛之有網以陷飛虫其知識雖惡然非有意于碍人而牖戶所觸花卉所罨不得不撤去爲快其實收脫者多。則善知識又在人矣。彼智士之綢繆奸人之羅織與物復何殊乎

結一夫之仇者辱荆平是也觸一國之怒者亡

夫差是也傷人主之心者族崔浩是也箝天下之口者滅王莽是也毒有甚不甚而禍亦因之平陂往復是乃天道非人謀也况箝天下之口傷天下之心觸天下之怒結天下之仇者乎

囑人致意于人道相慕之素而竟不往謁此近代縉紳不屑先施于寒士又好博延納虛名而以言挑之欲其來謁者然已不大雅矣。茲有遊手遊食之夫亦以此法施于不慧世風若此可

爲浩嘆

使初宰任事多此語

遇事不倜儻其病有二胆不足識不足也胆何以不足捨不得官捨不得生也識何以不足更不熟也壯胆之法在達命擴識之法在讀書。出山二字乃隱居求志者之謙詞惟公孤輔強足以當此下而九列不敢冒矣偶見武弁叅戎對予自言出山怪而識之。

古跡湮滅者頗多黃鶴岳陽二樓至今存者楚

中木賤便于脩葺故也

習舉業者終日閉戶而有務外之實如看小說
雜書野史如用各樣顏色摹擬名人圈點之類
終日閒遊而有務內之實如因山水花鳥而觸
文機如看傳奇而悟行文之類不可因和尚掩
關便信其灰心見豪士戀杯遂訾其嗜酒也

客問吾杭山水秀逸而所產人物他方月旦陋
之錫以獸名其故何也予曰得微西湖占秀故

此非公亮

諒不可為

之數子也

子初

耶客曰不然西湖如妖姬艷媚供人耳目之玩
不若泰山北海令人仰止而望洋也所出之人
亦茅靡湫隘自有識者覩之猶如戲具可玩可
弄不令人生敬畏心此論是非非是姑存之以
證于知言者

伯次于侯令次于守操觚家稱令爲邑侯稱守
爲郡伯此作何解

吾生平精力半耗于舉業而人無知者僞賞議

仲也推

莫

吳中

作

其

其

輕

其

其

其

置弗論真解此道者其一爲薛公近克武進人
乙未進士官方伯卽前輩薛方山子也云吾又
大有來歷非苟作者其一爲沈公濼湖州人壬
辰進士官政府云吾所造至此無一箇朋友矣
自謙倖中時尚無足下識力其一爲周公鉉武
進人甲辰進士有新安徐孝廉探以海內人才
未發者誰爲第一應聲而對首屈指予其一爲
靳公于中河南人戊戌進士官侍郎讚予文云

浙多名士但折心于君矣予偶嘆知己之難也
紀此四公姓名以識不忘

文貴典實故鄭命以討論屬世叔然其間事之
詳畧人之姓名年之久近卽神識豈能腹悉惟
查書始核否則謬矣查書談何容易如易經卦
彖必習易人方能稽考非素不諳帛編者所能
查也

善人無後吾已將麟鳳譬矣惡人有後其義何

居試看天地間蜈蚣蛇蝎種類綿綿不絕此其

大証據也

多種而不一也

王茂弘曰亂臣賊子何代無之不宜見于臣族
此言當敦叛時爲自解免計耳說者以爲知言
予曰失言甚矣曹魏篡漢猶異代事典午篡魏
廼本朝事兀自忘之耶倘忌者執此爲口實茂
弘獲罪更速計無復之張皇錯亂真所謂急不
擇音也

或問人亦有言進士舉人大小之分舉人秀才
雲泥之隔其義何居予曰此就近時論耳近時
資格太拘直指之官乃甲科所不可必者然鄉
科亦能爲之別駕之官乃鄉科所不備就者然
茂才定不可到以此別梯級耳究其實有異途
勝正途者豈得于正途中又妄生區別

是處繙流未五鼓而竹柳木魚之聲延門高叫
此何意耶若爲募化此時闐闐中無一人起者

卽屠家腐肆篝燈而出誓不捨一錢而柳魚夜
夜不輟得無虛往乎予以此詰市民各不省予
曰此自水滸傳楊雄石秀故事耳衆皆首肯假
令賢明有司識是意也陰令人躡之發姦摘伏
卽漢西門豹宋包孝肅何以加茲然湏所用得
人不然反助爪牙役納賂而誨淫也

子鄉一吏掌科削籍者對子言人皆笑我附江
陵權相呼爲張黨你們書生不知宦腸宦態人

人如是但我少年時功名心太急比他人太露
痕迹耳此萬曆癸卯年語也至天啓末年予咀
嚼此語津津有味後人讀史者觀至此必當擊

節

此指陳餘以姓何未定曾自道乃矣

范少伯張子房非富貴之徒也逆知其主之忌
且忍而死心輔之必功成而始蟬蛻焉一片熱
腸苦心遲迴展轉其不如漆園者在此愈于漆
園者亦在此

留侯于定儲一節十分助呂原非因嫡庶起見也高帝稔知孝惠不足輔竟不知趙王如意與太子初無優劣特溺愛故掩耳倘如意果賢則社稷爲重留侯何必出四皓之策以故初時呂后與諸臣急留侯不急但聽之已耳及建成侯呂澤劫之強要其畫策而始遷就焉古今人看得此舉于漢家大有關係留侯視爲不急之務有以也既而命太子擊黥布恐蹈扶蘇監軍之

轍四結不得不急留侯說上假太子軍權監關
中兵卽此意亦以終前局也大率留侯設謀奇
而歸正予何自知之于其勸帝都關中是劉敬
說知之

詩集中相傳有無名氏未必沉晦以自韜也或
其人遭禍患爲時所禁忌不敢顯暴其姓名而
句佳不忍棄置姑托之無名氏耳

史遷曰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夫

聖天子即位
之始
必
先
易
名
以
示
新
始
吳楚受封之初其爵僅止于子。仲尼因之。非貶之也。貶則爲作意矣。予欲易貶字爲揭字。亦未確有識者再斟之。

神廟時庶常徐出爲言官諫汝州判適直指蒞州見翁仲橫道旁命移置他所徐復命云仲翁移訖直指答詩翁仲如何喚仲翁只因窓下少夫工。泚不在林翰院。只向汝州作判通。英廟時大司成劉應制賦詩以雕弓爲弓雕太學生

戲之帖詩監門云獵羽楊長共友僚。雕弓倒轉
作弓雕。祭酒如今爲酒祭。銜官何以達廷朝。二
事恰相肖。一上誦其屬。一下訕其師也。

舉子中式無甚可樂處。只免得下第之苦耳。猶
放生者被放之生亦無甚可樂處。只免得刀鋸
鼎鑊之苦耳。故捷之日此心不可遽放。一放則
他日地方必有受其害者。鬼神慮之必陰殛之。
使其壽命不永。何謂心放。用度奢侈。借債居間。

等類皆是也。

史記仲尼由大司寇攝相事有喜色。門人疑問。子謂樂其以貴下人耳。然子位亦竟止于此。凡人快意處卽駐足處。發揚處卽界限處。仲尼道大願大。雖不敢以常態窺而仲尼日月也。日月之長則盈之故也。

楊用修慎乃鼎元中最博洽者。王元美輩竊輕之。子不以爲然。及觀所著詩話。謂杜子美此二

句本諸謝宜遠此一句本諸顏延年李太白此
一句本諸徐陵王粲此一句本諸劉歆夫古人
會心觸景各有機神豈屑沿襲只因此老自己
無一毫性靈句句字字皆有所本故隘視古人
耳予不羨用修之傳羨其有能詩之夫人用修
以議大禮得罪戍滇夫人有相念之詩載弁州
集嗟嗟其議大禮原無特見亦本諸司馬君實

者

人家陽宅坐西向東坐北向南者多富貴久遠此金尅木水尅火之義卽建都者亦然故衡天下形勢惟都關中都幽燕爲長策也

魯哀公于孔子生不能用死則誅之謚爲哀豈偶哉子在春秋國國皆知其賢人人共稱其聖而必不敢用惟季桓子能用之卽用之不終亦難能矣康子忽父遺命感公之魚邪說不召孔子而召冉求譬庸醫治疾不敢徑用附子而先

以乾薑肉桂試也只孔子一人行藏描畫出天下古今庸愚窠窟榜樣當時七十子皆及門而後仕者借其聲光以達而影跡相依倘先仕爲大夫則亦如子產晏嬰輩但陽浮慕耳心悅誠服惟顏回一人其他言言疑事事畏者也縱令孟子生同孔世親受業焉未必能如顏也夫豈特孔子而孔子等一人遭時疑畏亦復如是自公勝卽楚故太子建之子也建爲楚平王所

廢奔鄭以娶子婦故奢尚父子俱死建既與鄭善不當陰通晉以謀鄭事泄被殺所自取也但伍員此時與建同居鄭與謀乎否若與謀是害之也若不與謀何不沮之可得自解于不知乎此員待太子建失着處也建死之後員挾勝奔吳又與退耕于野以待吳變兩人依倚最久及吳兵入郢鞭平王屍求昭王不得此時會諸侯聲楚罪而立勝以歸何其快哉桓文霸業自未

楚王使使

勝是為之

出使於

王使勝

情勝得楚

情勝以

再立勝

仲舒于王

有過于此者員竟泯泯而歸。糊塗極矣。蓋建得罪于鄭。不得罪于楚。其子分誼當立。况員父兄又因建而死者乎。楚惠王召勝歸國以自禍。特楚之愚。非員之智也。在勝勃發其忿。事成則與吳闔閭刺僚相似。不幸而敗。君子哀其志可也。此員待白公勝失着處也。凡為孝子必掩親之短而暴其所長。與晉謀鄭建之愆也。因太子建而死。奢之忠也。故為勝計。即不報鄭亦可為員

討非立勝而嗣楚不足以洩前人之憤而竟其局子胥有靈其何說之辭

或云勝必不足輔耳不然子胥與同患難安忍忘之子曰楚惠王欲召勝葉公止之謂其好勇而陰求死士夫春秋時嗣位篡位皆勝等輩何必盡賢好勇求死士正子胥當日作用也君子舉事豈計及他日成敗而後爲之若計及他日成敗則夫差之立子胥又不當以死爭矣

春申君李園之事文信侯嫪毐之事大相類陰謀造物所忌兩人皆不令終有以也子嘗以細事按之。一。劫謀人。戶。婚。田。土。者。奇。禍。並。至。天道竟坦猶不漏網乎陰謀之人士君子當以子嘗為鑑。士。公。謂。若。此。特。舉。載。之。不。為。千。百。言。也。二。子讀列傳孟嘗君過趙與客斫殺數百人滅其縣以去情雖慘猶怒其笑已耳平原君斬笑璧者美人頭來且甚乎毛遂混食客中而不與

十九人之數。李同却秦兵三十里。戰死而不與
食客之林。向時所笑之。蹇安在哉。不聞其以奇
節著也。固知兩君所結者。容也。非士也。信陵君
能得士矣。聞侯生計。輒泣下。不忍于晉鄙。視二
君妄殺者。迥殊。然從毛薛諫。救魏破秦後。還當
歸老于趙。惜其留魏而憂讒畏譏。以酒色自戕
也。春申說士。非楚宗室。置不論。

韓非既知說難。既抱孤憤。則當隱身自韜。不宜

以抱孤懷

生能隱身

數數于人世也。憤世而復入世，祇速禍耳。戰國策載非短姚賈于秦王，反爲所害。夫秦王于非特以所傳書浮慕之，周澤未渥也。而遽斥其所愛信之姚賈，賈方受千戶封爲上卿，可立談去乎。則語極知矣。非與李斯同事，荀卿不知其爲人乎。斯遺非藥，使自殺。料秦王之必後悔而欲速死之也。秦以忌非故急攻韓，此時非寸籌莫展，韓以爲無實益而反受兵，因棄去不用，遣之。

使秦非心與秦之大用已也。而畧不爲備。竟不知相秦之後。何術以處韓乎。陰助韓則秦覺而不能相容。明擯韓則非又同姓諸公子也。非何所恃而戀戀于虎狼之國乎。蓋筆下了了胸中憤憤。卽令韓王用之。亦必不免。而况秦乎。所可矜者。商鞅李斯。皆旣用而後死。惟非則未用而先死耳。然亦其所遇之窮也。

戰國諸侯聞說客大言一嚇。魂胆皆碎。欲其泣

則泣欲其跪則跪欲出其金珠則金珠出欲興其甲兵則甲兵興猶如弄嬰孩提傀儡只因胸中無學故也其時齊楚二國最愚頗非秦敵手祖龍蚕食齊楚實開釁焉不盡由三晉之瓜分也晉合并時亦頗怯楚怯秦有左傳可考

秦廢封建爲郡縣最得宜廢阡陌之制則全非矣三代時無河患者有畝遂溝洫以備蓄洩故也蓄洩因時則水勢調而河不溢不涸旱澇兩

賴先王治河救荒之策卽寓諸井田中矣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孔子贊禹盡力乎溝洫禹治水者也盡力溝洫卽治水內一條目也舊說西北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東南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今西北之餉反仰給東南是富戶依窶人以糊口倒置甚矣予意北直隸山東山西陝西河南五路當復古井田之法則治河之費可省亦歲豐穀登而無籍東南之蜚輓爲矣或

曰古一夫授田百畝則可行今富者數十百頃
貧者僅以畝計此法難行予曰不然富者自爲
幾井。貧者合爲一井。但須良有司一料理耳。然
必須開剗之辟威尊力厚乃能行之否則紛紛
多事是又一王安石也。安石所頒之新法皆古
人已試之舊法也。

富民犯大罪者殺之。但可正法而無禪于國籍
沒其家。又非體也。不如仿漢制遷徙廣瘠之地。

以實戶口是亦一策

兇人犯重辟而可矜者殺之既不忍養之又耗國赦之則仍不悛而爲民害不如驅出口外卽古人所謂屏諸四夷也是亦一策

文場勝負不序齒冥途生死不序齒然間有夤緣鑽刺而倖中者必無夤緣鑽刺而免死者若世之人或自矜其年少或自矜其年髦皆惑也自矜其多財能幹辦尤惑也幹辦而得者命自當

得非其能也反添此一杳勞費耳

凡字義但可意會而不可明解者滑稽爲酒器
繞梁爲樂器之類誤用之恐貽後人笑端

易呼豕爲獫釋典呼牛爲犢五代史呼馬爲扇
皆物之去勢者俗刺諂媚貴顯謂之趨勢蓋極
鄙之也然繾綣寺人亦可以趨勢加之乎否

響卜有竒驗者以有心聽無心原屬自己之靈
也古人有懷鏡以聽懷杓以聽者亦此意卽此

思之。祈籤有驗不驗亦未必神之告不告也。總
自心所觸耳不然爲神者亦勞矣。何不憚煩乃
爾。或云神廟左右空則聰。墻屋塞則壅如人耳。
一樣此亦近理。但神廟面前定無所障。縱壅而
不聰也。豈蔽而不明乎。

開元中李青蓮謁時宰自通爲海上釣鰲客。李
白宰問先生何物作餌。曰以天下無意氣丈夫
爲餌。時宰悚然。夫世間高官大位無不忌才者。

賈洛陽受絳灌之累淪落憂死白言唐突甚矣
詩人挾浮藻無經世深心置遇合于度外故率
意輕吐幸而明主憐才不然相之權勢儘足以
困白也况所云殊不大雅白沒受用處已露一
斑

靖康間都城被圍四十餘日民已易子而食有
因肥瘦不等而訟者貴戚富豪以雀鼠爲佳味
相餽遺嗟夫輦轂之地何至無三月之糧宋儒

充天日且

卷一

三二二

謂必待閉城門而後開言路。然士卒脬腹卽開言路。何嗟及矣。仲尼所謂去食非真欲去也。設詞警世。原爲足食者慮也。而宋儒狃之。遂云商亡而鉅橋在。秦亡而敖倉在。隋亡而洛口在。適足爲寇資。而因不早備儲。胥以釀北轅之辱。可勝惜哉。

古人抱紫癘者。原具紫品。從五臟六腑。吹徹于外。以成其清。故詩美之云。華佗無術醫清癘。今

人腸胃十分齷齪而假托愛潔以掩其濁幾令
倪處士無以自白

堯讓天下于許由法言以爲烏有堯視神器至
重卽有鰥尚歷試安肯輕畀此說似而非也堯
老欲弛負對嶽云悉舉貴戚及踈遠隱匿者則
許由應在悉舉之內當時亦不止由一人特由
耻之而逃以故尚書缺不載耳載之則是有天
下若宛若染一受一授視堯舜爲何如品乎子

雲疑莊而信書遂誕此事不知史遷于伯夷傳
已明露之矣

史記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讜堯于崇山
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極鯀于羽
山以變東夷蓋遠之而仍用以化俗非誅殺之
也四凶當日皆抱異智負盛名爲畝牧所共薦
惟堯舜灼見其不可用耳豈遂以上刑加乎流
放遷極卽唐宋貶竄意猶然居官而治民也在

聖帝則爲不與同中國而令其以四裔老也此輩在中國必不肯安靖而如天之堯諄諄以恤刑勉舜又不忍加顯戮弗獲已而如此安置焉此與孔子誅少正卯心同而跡異春秋時列國環峙逐之出境則貽害于隣作難于魯禍根必致蔓延唐虞時六合爲家四裔可屏不必以兩觀之誅誅也

縉雲氏之裔貪於飲食卽謂之不才子卽謂之

饕餮天下惡之。比于三凶。夫口腹之欲甚細。與人何涉。而招尤此。必貪婪無恥。若齊人之饜酒肉。以取厭于人。故爲世詢詈耳。或云齊人如此行藏。卽亡八。龜子亦可做也。子曰。做不得。或驚問。故子曰。從來青樓之家。無綠巾乞食之體。彼齊人者。東郭尚且垂涎。中庭肯不染指。施施從內出。則嫖客立時駭散。這如何做得。

凡人抱惡疾者。以火燒之。則癢。以刀斫之。則樂。

寫法生筆

皆前生宿業宜有是炮烙之報割截之報也茲
有人焉無所求于顯者而朝來暮去關人側目
侍僕掩口亦宜有是耻辱之報也業所驅迫彼
不自由耳我輩當惻然隱之不當笑之恐來世
亦遭此報

寫法生筆

去老

乏嗣非美兆也吾里中有乏嗣而生德色以立
愛之說餌其宗人者究至貧無立錫彼雖欲立
愛而人却不愛之矣

本朝有刺趙松雪者曰元家學士宋家郎此大頭巾話也子爲松雪解嘲趙氏祖宗生則青衣行酒死則雜牛馬骨蔡趙氏子孫玉堂金馬居然清華之選果孰辱而孰榮也

凡進說者不當以是非爭當以利害動國之利害猶緩身之利害最急魯仲連折新垣衍吃緊處在將軍何以得故寵乎一句狄仁傑醒武曩處吃緊處在未有姓爲天子而祔姑于太廟者

也一句以故帝秦之議立武之謀言下渙然冰釋一切蘇張秘術皆不外此

瑾尸錄陽明先生有紀夢詩其假托與否不可知總惜郭景純之忠破王導之奸也子就當時情事折衷王敦逆卽成導不過一宗藩耳未有弟篡之後不以位傳子而傳兄與侄者逆不成則赤族之禍且及于導福小禍大導雖愚籌之熟矣必無陰主其事之理觀其情詞迫切以百

沈氏口且

卷一

三六初集

口乞哀于周伯仁則且自料其不免特晉君臣
胆弱狐疑畏敦之威不敢害導且僂倖萬一敦
篡而調停有尊在。或寃晉君臣而不誅。未可知
也。上下挾此隱情。導乘機漏網。又適奏伯仁之
寃。後人憤之。而追貶耳。予此論不苛。不恕。觀史
者再酌之。

人當危急存亡時。變生呼吸。局外人。誰之玩之。
痛恨入骨。伯仁取金印斗大。語與信布。咳下失。

期之事同功雖高怨毒深矣漢帝無悔言而導
悔之不置猶有良心特其人庸庸軟熟跡涉柔
奸微巧實無他腸子存此論以質于後之觀史
者

楚成王伐宋敗之弘射傷宋襄公襄公竟死未
死之先又曾爲楚所執辱而學士家猶廁諸五
伯之林得非以不鼓不成列一事大快腐儒心
胸故耶

衛鞅范雎所中傷皆人主骨肉鞅不免而雎免者太子未來太后過去故也至于條穰侯高陵華陽涇陽之短而逐之與韓非訐姚賈之事同一死一相庸非命乎

唐商人劉損妻裴氏有殊色爲高駢黨呂用之所奪憤惋成詩其畧云斷蹤青鳥罷啣箋魚在深淵日在天從此蘼蕪山下過只應將淚比流泉又云鸞辭舊伴知何止鳳得新梧想稱心願

作山頭似人石。望夫衣上淚痕深。此維揚往事也。商人能詩亦自不俗。何獨陽翟賈能著書乎。惜裴氏不能爲紫玉耳。後得虬鬚老叟力叱用之于斗拱間。用之驚悚。以裴還劉。殆劍術耶。豈劉損願力精堅所感召耶。

呼士爲秀才則怒。呼僧爲和尚則怒。然皆尊稱也。賈誼以誦詩屬書聞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士能如賈誼。方不忝秀才之稱。顧反

沈氏日旦

卷一

三人切集

怒耶或疑人誚已而怒亦情也四方上下曰和
父母反拜曰尚世間僧以億萬計有幾和尚也
哉

于忠肅被籍自御賜外無他物公論漸定

主心轉悔不然青宮之易南城之錮儘可具錦
其說也何必以迎立外藩誣乎政府江陵非分
宜比任怨任諉人情所難卽釋哀謀國前此有
行之者非彼作俑伯子首臚亦出帝斷俱可

強辯解免。只是籍沒後賊貽狼籍。雖百喙吶吶。其如公論何。故臣之忠不忠。從清不清。處看。然籍沒。須有真據。若以祖父遺業。宗戚他產。變鬻指賊。恐於陵仲子。有兄戴在。不得巨擘于齊國矣。子因事而重有痛也。

蒙恬疑而復請在扶蘇。旣死後。則何不開悟扶蘇。令少延旦夕之命乎。扶蘇存則蒙氏無恙。扶蘇死則蒙氏不保。恬視爲兩截。亦愚矣哉。况弟

毅與高有隙毅亡而恬獨存乎恬父武祖鷲世
為秦將攻取韓魏趙畧定疆楚皆其力三世為
將道家所忌兄弟俱死晚矣而歸咎于地脉之
絕迂矣太史公咎其不疆諫尤迂矣始皇帝可
疆諫者乎挾重兵三十萬儲君在幕而死于亂
賊之手終不得為賢將矯詔之罪。惟扶蘇可律
胡亥耳。蒙恬則其如趙高何。武人不學無術可
哀也。

趙高劫殺二世、引璽佩之上殿、殿欲壞者三、此

自己神魂驚悸、幻出傾圮之相、非真欲壞也、王

莽初登殿、御榻震動、亦此意、李斯列傳以嬰爲

爲始皇弟、始皇本紀以子嬰爲二世之兄子、兩

相矛盾、夫趙高旣殺扶蘇、必不立其子、若扶蘇

之下、胡亥之上、另有一人、史未嘗明載之也、還

屬始皇弟爲當子、謂扶蘇昏懦、與胡亥等卽得

嗣位、未必不寵異、趙高若子嬰、猶有嬴氏遺風、

扶蘇不肖九

扶蘇不肖二

扶蘇不肖一

扶蘇不肖

扶蘇不肖

扶蘇不肖

扶蘇不肖

扶蘇不肖

扶蘇不肖

扶蘇不肖

扶蘇不肖

扶蘇不肖

扶蘇胡亥皆真命奴才翻似嫪毐所生絕不似
始皇帝子也始皇帝有二十餘子胡亥少子非
次子也其中豈無一一賢者偏溺愛胡亥亦天
意也扶蘇乃漢元帝之流後人毋以誦法孔子
一語而追惜之也 重耳輔權亦守心也
丈夫溺愛少子雖英主亦不免秦皇漢高只因
長子不愜其意而遷就護短其實胡亥如意二
蠢物絕無可愛處後之廢嫡立庶者可深思矣

此公平之論

子歷視徃代開創之辟其繼世多庸且至思天
意厭兵止殺如人大病初愈非安靜休息不能
還元秦獨少此耳若扶蘇嗣位三五載卽世而
子嬰承之秦社豈墟乎哉

陽世操榮辱者有銓部比部陰世主禍福者有
天官地官漏于幽明之外者其權聽于史筆文
人凡案間時時防有鬼瞰不可不慎也

世苦忙子苦閒閒之根有七貧賤無求則閒人

絕望于我則閒。誓不爲人出力則閒。胸中太明則閒。眼中太毒則閒。口中太察則閒。禮文太踈懶則閒。忙之根有六。驟富貴則忙。妄結交則忙。才鈍而遇事不斬釘截鐵則忙。至親密友居要路則忙。字畫等伎足以鬻錢而不甚計錢則忙。無耻則忙。說者曰。造化不斬人功名富貴而獨斬于閒。又曰。不是閒人閒不得。閒人不是等閒人。豈其然哉。山叟厭如年之日。閨婦愁如年之

夜。此寂寞而非閒也。神仙奉天尊迎送差遣愈
不得閒塵世有不隨境轉之人窮達皆閒。天壤
間不多得也。不隨境轉。無心於世。世之累家。推之於外。身居閑地。

凡物取其給用而止。黃帝所嘗藥。不知其數。然
醫生所用寧幾何哉。蒼頡所製字。不知其數。然
文人所用寧幾何哉。財虜家積百萬而自身所
實受用外。皆藥與字之類也。

事有明知其誤而不必辨者。如毛寶放龜之類。

其實之死與否係部曲所爲否畧之可也所重
只在觸人善念見異類亦能報德耳安知倡此
說者非權教乎人情勢利徹骨說毛寶自身更
覺悚聽不但人微言輕人微則事亦輕矣

凡

沈氏曰旦初集一卷畢